

暗兽

ANSHOU

姜仲毓
◎ 著

首部直面中国艾滋病现状的全景小说
为你解读恐惧、卸下恐惧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另一个触目惊心的名字——艾滋病病毒。截至2011年, 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总数约为100万, 将中国人口以14亿来计算, 那么每1400个人之中就将有1个艾滋病病人或病毒感染者。如果将总人口中16岁以下以及60岁以上的艾滋病感染率偏低的人群剔除, 那么有理由相信, 几乎每1000个16-60岁的人中就会有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一只潜伏在暗处的**野兽**, 人人深知它的厉害, 又纷纷三缄其口。可沉默并不意味着平静。当利齿上的毒汁侵入血液, 你才发现自己与**死神**做了邻居。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暗兽

ANSHOU

卷仲毓◎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兽/娄仲毓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108-1629-1

I. ①暗… II. ①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5801 号

暗 兽

作 者 娄仲毓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629-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艾滋病问？（代序）

“一天一片阿司匹林，不登医院医生的门”，一个小小的药片，作用机制意义甚大，大家都知道，它能延长生命，能防止心脏病发作和脑中风的出现。阿司匹林与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实实在在没有什么密切接触更没有什么可比性，阿司匹林也是一个名词，这个名词亲和力强，大家都能接受并能受益匪浅，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同样也是一个名词，但是待遇与阿司匹林就有本质的区别了。艾滋病是传染性疾病，它非但没有亲和力，境遇还非常糟糕，简直是糟糕到了极点。有人说，感染者在遭遇艾滋病病毒之后的特殊身份其实就是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个结根本是没有结果的结，没有希望的结，这个结里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死结，解不开的，也包括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排挤，歧视等……有医学专家手里拿着一长串性传播疾病的病例跟我说：“艾滋病正在给我们上课，这些课的内容就是，我们的生命正在一步一步地受到威胁。”我焦虑的是，我们现在的疾病真到了无遮无挡，无孔不入的地步。有的女人患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带状疱疹，疱疹很坚硬，病情非常特殊。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人们只能靠着自己的有知和无知的命运来保护自己了。不仅如此，大自

然还有许多隐藏以及未暴露的东西和意料不到的事情在等着我们，我们手里最有利的武器就是做一个善于分析的细心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很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外界的伤害。

这个世界也书写着一些真实的故事，这是些不好谈也谈不清的事情。

这个世界人人都在奔忙，但忙的事情很不一样。忙里忙外，忙东忙西的结果是什么？谁都说不清楚。因为忙，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头绪，没完没了。人就是时间的奴隶，转来转去，就忽略了健康，忽略了寿命。要是转到了头，人就该彻底歇着了。

人的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生命系统。一个人得病了，说明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一个问题带出另一个问题又连带出许多问题。问题是简单还是复杂？这得由医生来判断，由医生来治疗，你自己做不了这个主。

病人往往是自己身体问题的肇事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之所以成为受害者，基本上是因为无知。

有人说，都什么年代了，这个年代只有花不起的钱，没有治不了的病。

艾滋病病毒，不就是一个传染性病毒吗？

艾滋病，不就是一个传染性疾病吗？

据资料显示：甲肝病毒、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肺结核、淋病、梅毒等病毒都要比艾滋病病毒更猖獗。为什么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人，就不能随大溜地正常生活和工

作呢？

圈子就是里面，里面的事情，你不表露没人知道。外面的事情，你不问责，谁也不会理睬。艾滋病人群体就是一个阳性人群的圈子，你是阴性，你就很难进到阳性里面。

娄仲毓

2011年7月31日写于哈尔滨

柯达医生是一位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医学精英。这位坚毅果断、技术精湛、心灵手巧且精神高尚的外科大夫，在一张检测单子上突然变成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的命运由此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犹如掉进了冰凉的毒液里，身边四处冷风飕飕，昨天的一切美好就在 2008 年春节之前的某一个白天，从那张检测单子上全部消失了。

柯达医生拿起老同学白菜递给他的一张检测单子，顿时惊呆了。他相当痛苦地再次把眼睛落在上面的一行字上。这是半年后的一份第二次复检结果——HIV 抗体阳性（第一次显示的是：抗体检测为阴性）。这几个字可是要命的字呀？一下子就让柯达医生的情绪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他想哭，呜呜呜呜的哭声很快就从他的嘴里迸发出来。此时的柯医生心理状态复杂极了，用失落、恐惧、焦虑、不安、愤怒、委屈、冤枉、否认等词来形容他的心态一点都不为过。但是，柯医生还是不相信，想着果真如此吗？这是事实吗？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搞错了？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张检测单对他来说就是晴天霹雳，他怎么会成为阳性人群中的一分子了呢？他死活就是不信啊！

柯医生简直有点疯了，他靠在廊道上的一面墙边儿，带着怒气，甩起胳膊，用脚使劲儿地踹了几下，嘴里麻木地嘟囔着，然后又无奈地勉强向前跑去，带着一种绝望的困倦，沉重地踉跄着，很勉强地向前跑去。白菜紧随其后，叫着他：“哎，柯达你去哪儿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柯达，老柯……”

柯达没头没脑地在疾控大楼的廊道里奔跑着，一会儿狠

狠地踹两脚墙，一会儿咬牙切齿地拍几下墙，跑得喘不过气时，他停住并叉开两腿，直起腰呼哧呼哧上气不接下气地做了会儿深呼吸，等气喘匀了再接着跑，一直跑到楼下的大门外时，被一直着急追赶他的白菜一把给抱住了。白菜使劲儿抱着老同学，他觉得老同学的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着。柯达再一次抽泣起来，他挣脱白菜的双手，朝着另一个方向咧着嘴角“喔喔喔喔”地再次哭诉起来：“老……白……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白菜的眼泪忍不住也流了下来。他使劲儿抽了一下鼻子，对背向他的老同学说：“柯达，咱别这样好吗？你这个样子我看着也不好受啊。老柯，你听我慢慢跟你说。这个结果还是很不错的，也就是说，不严重，没什么了不得的，这只能说明你就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人这可是两回事儿呀，你明白吧？你得振作起来，这里有一点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HIV 携带者的潜伏期非常长，8 到 10 年才有可能发病，况且，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病毒载量也不一样。我想告诉你的是，携带 HIV 病毒十几年甚至终身不发病的现在也是大有人在，你瞪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啊。”柯达这时候已经把满脸的泪水擦干净了，他嘟囔着：“别安慰我了，我可是读了十一年书的医学博士……”

“老柯，你听我说，我仔细研究了你做的各项检查指标，从检测结果来看，你的 T 细胞计数是高于 350 的，而且病毒载量，就是用每毫升血浆中艾滋病病毒核酸的拷贝数来表示的病毒数量又不是很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老柯还不到最佳的治疗阶段，你现在可以不进行治疗，算你走运，伙

计，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肯定相信你的导师陈远院长吧，他在这行也算是一个专家了，你去咨询咨询他吧。另外，你若想去北京的佑安医院，我可以把我认为最好的医生介绍给你。但是，老柯，你给我一个保证好不好？我对你现在的状态不大放心啊！”

此时的柯医生心里如同灌铅般沉重，两行热泪随着白菜的话音落地，又簌簌地把他那平日里白白净净的面容给弄湿了。

尽管白菜一再劝慰着柯医生，柯医生却一句话都听不进去。此时此刻，他从骨子里感到大地开始灰蒙蒙的，一片荒凉无望，那里没有浓荫，没有支撑，没有庇护。他没有跟白菜告别，就抬起脚步孤零零地盲目而疲倦地向前走去。

二

柯达医生是 G 省海滨市海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神外科主任医师，外科大夫。男人在奋斗的过程中会在他的职业范畴内表现出很多很多的美德，柯医生就是这样一位让患者喜欢、受同仁尊敬且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他的身上总有一种真诚的力量，外表斯文，内心坚定，总是默默地作出执拗而从容的努力，一般的手术难不倒他，他也从无畏惧。他曾多次参加过国内外大灾大难的医疗救援工作，从死亡线上抢救出的患者不计其数。他就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精力充沛，没有野心的男子汉。我们可以把他比作导弹，目标明确，坚定不移。也可以这样来形容我们的柯医生，他已经 43 岁了，人到中年，医院里面这样的人都是中流砥柱，柯医生也不例外。人到中年，他该有的几乎什么都有了，他的家境也不错，老婆冯婉妮温柔贤惠，女儿柯妮妮聪明可爱，他似乎连不如意的事情都没有。他胸怀坦荡，自强不息，兢兢业业，坚忍不拔，克己奉公，为事业鞠躬尽瘁。显而易见，一切的一切几乎都展现着他越来越好的生活前景。另外，柯达医生从心里感到知足常乐。他从医学院本科开始，一直读到博士学位，历经了漫长的 11 年，党和国

家为培养他们这一代大学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他自己也是坚持不懈，他努力，努力，再努力。他是在导师陈远院长手把手的指点之下——不错，今天又有一个小小的进步，成为了现在这样一个拥有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医生，一位优秀的外科大夫，一位知名专家，病人的贴心靠背。他该有的真的是什么都有了，他该得到的荣誉、奖励，真的是哪一个都非他莫属。他每天的生活总是忙忙碌碌，又充实又辛苦，可他挺知足，尽管辛苦，他也知道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自己放松放松，常抽出中午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游游泳。习惯于准时上班，准时手术。他还习惯于按一定的规律和规定办事，在争取每一个手术成功的同时，又计划着下一个手术方案。有时候，他还会刻意做出一些大胆的微创技术设想，和导师陈远院长探讨。他很重义气，能够和科室所有人同甘共苦，共创未来，从来不轻易向困难和压力低头。可是柯医生的这个“病”，来势凶猛，让柯医生猝不及防。眼下，他快要崩溃了。

半年前，柯医生被医院抽调出来，代表G省随中国医疗救援队去印尼海啸的地方参加国际大救援。回国后，他就时不时地感冒，时好时坏，咳嗽也时不时地发生。这种咳嗽主要是在夜间不停地爆发，他打过点滴，吃过不少止咳药，问题还是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这使他对自身的自身免疫力产生了质疑。平日里，他是与感冒无缘的人，别人有个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他从来都没有，咳嗽就更谈不上。但这一次持续的感冒和发烧，还有咳嗽大概有一个多月了，依旧时好时坏。那天中午，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的老同学白菜一个

电话打过来，发现他在不停地咳，就说：“老柯，你咳嗽这么厉害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我这里有药，好药，吃了保你三天完好如初。伙计，有空就过来取一下吧，我现在忙得很就不过去看你了啊。”白菜的电话刚一搁下，柯医生马上就决定到白菜那里取药去，因为咳嗽几乎都要影响到他做手术了，他必须马上止咳，迫不及待地他换了衣服开车就去了海滨市疾控中心。白菜见到柯医生先是愣了一下：“哎，我说老柯，你出什么事了吗？气色这么不好！”柯医生说：“别咒我，别咒我了，药呢？”白菜赶紧去打开柜子给老同学拿药，顺便说了一席话。这不经意的一席话立刻激发了柯达要给自己做一下 HIV 检测的决定，他纯粹是听了有经验的老白的一番话，才决定要做艾滋病病毒检测的。

当然，他每天都在不停地做手术，在国际救援中，他的手与患者的血液紧密接触，在紧急情况下，在没有手套做防护的情况下，他记不清有多少次自己的手被刺伤、划伤或被割伤，却没有来得及做消毒处理，就直接在手术台上给下一个病人剖膛破肚。有的时候，在大灾大难的救援抢险当中，环境相当恶劣，上哪里去找像现在医院医疗环境那样充满防护设施保障的地方？根本就别想！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硬着头皮奋不顾身迎难而上。柯医生现在才明白过来他这份工作太有风险了，难免被感染，不被感染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白菜的一番话真的提醒了柯医生。这时候柯医生仅仅是出于一点怀疑或者说有点好奇。做过第一次检测之后，他知道了艾滋病病毒还有一个“窗口期”，结果半年之后，一个

铮铮的事实摆在了毫无心理准备的柯医生面前。他害怕了，他恐惧了。恐惧的原因是他没有任何的心理防备和精神防备，再说了，你的手在做手术中被刺伤了，你就可能被感染艾滋病病毒，那他的手自打他从医以来已经被刺伤过很多很多多次了，他不相信世界上有那么凑巧的事情。

据白菜后来跟他讲，他从G省艾滋病职业暴露安全药品储备点了解到的一个统计数据是，截至2008年，这个省共发生了108例艾滋病职业暴露事件，某市2008年至2009年，共发生了18起艾滋病职业暴露事件。但是别担心，大概有90%的暴露事件人员在服用阻断药物后，都未发生艾滋病感染事件。在发生职业暴露的人员中，护士占到40%以上，其次就是他们这些外科医生，他们都是在给病人治疗后，通过检查才发现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

天哪！柯达为此痛苦到了极点。他知道了职业暴露是指医务人员、防疫人员、公安干警以及其他监管人员，在诊治艾滋病相关工作中，意外地被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体液等感染了破损的皮肤，或含有病毒的针头刺破皮肤（以前在大学时，也多少知道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只是并没有特别注意而已）……一切都晚了，柯达后悔也来不及了。他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愧疚，更愧对他的老婆和孩子……

三

不知是谁说的惊言妙语，说：“女人 15 岁到 25 岁只懂爱情不懂婚姻；25 岁到 35 岁只懂婚姻不懂爱情；35 岁到 45 岁只懂日子不懂婚姻；45 岁到 55 岁只懂孩子不懂日子。”冯婉妮今年 43 岁，这个女人绝对是柯达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她先前在 G 省省报做记者工作，由于年龄渐渐偏大，不适合外出跑跑颠颠做采访了，所以，她 35 岁时，在征得丈夫柯达的同意后，主动向报社领导提出申请，要求离开编辑部去报社图书阅览室工作。理由是“年龄大了，跑不动了，只能胜任收集信息之类的工作了。”社长当时就跟她说：“你不是开玩笑吗？记者工作你轻车熟路，不当记者可以当编辑嘛，上阅览室这不是大材小用嘛。小冯啊，现在找份工作不是你当年那么容易了，大学中文系毕业就可以名正言顺进入到新闻单位，这已经过时了。你知道吗？每年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多得都如潮涌，有多少人托门子找关系找到我们报社，但名额有限，每年只能招一个两个进来，你又不是没有看见。现在一线记者人手都不够，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者，报社培养你多年，你早已经是成熟记者了，你不会这么年轻就想跟我撂挑子吧，拈轻怕重可不是你冯婉妮的风格哟。”

看见社领导绷起了脸，冯婉妮就笑嘻嘻赶紧上前辩解。但她好话说尽，可主管的社领导硬是没有同意她去阅览室。后来，冯婉妮也不罢休，照样三番五次去社领导办公室，态度极其坚定，她就要离开编辑部，去阅览室工作，连她的好朋友，同事严炎都好生奇怪。她有一天趁俩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问婉妮：“我说你离开编辑部有什么好处呀？首先待遇就少了许多，奖金也会少许多，你脑子进水了吗？”婉妮笑嘻嘻地说：“严炎，这你就不能理解了，编辑部待遇奖金的确不错，可我不稀罕，我就是想多腾出一些时间把家里料理好，妮妮现在5岁，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咱们记者工作哪有个上下班点啊，我老公见天那么多的手术，连他自己都照顾不了，还能指望照顾这个家，照顾女儿吗？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做女人的，我认为20到30多岁时奋斗奋斗应该的，但有了家之后，责任应该转向过日子而不应该再是事业了。严炎，你笑我没出息也好，笑我不求上进也好，我都认了，你看我们现在的工作压力多大，都在乐此不疲地奔那个奖金，而完成任务才能有，完不成任务你还有什么。反正我认为事业死了，日子还活着，家庭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的。”严炎说：“婉妮，你就作吧，我就没见着像你这么傻的女人，靠着老公过活，你家柯达就那么靠谱吗？他一个外科医生，每天的应酬那么多，你就为他一个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吧。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我这话给你搁到这，后悔时，别来找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

冯婉妮的工作调动还多亏了她老公柯达。报社领导李副总编的小姨子要做个血管瘤大手术，听说冯婉妮的丈夫就是

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的“柯一刀”。李副总编就差编辑部跑医疗战线的记者四处打听这“柯一刀”的传闻到底是真还是假。消息一直打听到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陈四海那里。陈四海电话中告诉省报记者田心心说：“你要相信我的话，我就告诉你实情。”田心心说：“我们当然相信你陈院长啦，有什么理由不信你啊。”陈四海电话那边就说：“你是想了解‘柯一刀’什么呢？是他的人格方面呢，还是他的技术方面呢？你想为他作一篇什么样的报道呢？”田心心问：“人格是什么人格？技术是什么技术呢？”陈四海说：“‘柯一刀’睿智、宽容、坚毅、果敢。这些不够得上你的条件呢？”陈院长这是误会了。

田心心：“哎哟陈院长，我又不是选他做老公，人家可是有妇之夫啊。”

陈四海：“‘柯一刀’他是先有人格魅力，才有的‘柯一刀’这个荣誉的嘛。”

田心心：“陈院长，我这里有一事相托了。”

陈四海：“你请说，请说……”

柯达医生为李副总编的小姨子做的手术那可真叫一个绝。据李副总编的小姨子后来对冯婉妮讲，“你说我吧，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手术，哎哟哟，怎么一点疼痛感都没有呢，你那个大帅哥，就你那个大丈夫，听说做完手术给我启用了一种止疼魔棒挂在我的胸前。你说他就神了，我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手术，从醒过来就吐了几口令人恶心的麻药反应引起的呕吐物外，就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疼，你说神不神？这‘柯一刀’是谁给他的这一尊称，哎，是昵称吧？我的亲姐